

访长面作坊

徐国平

长面是浙东地区传统的特色面食。我记得第一次到丈母娘家，丈母娘端上来的点心就是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长面下鸡蛋。以前在农村，家里来了客人，左邻右舍会送来长面蛋。女人坐月子，红糖下长面是主食。老人庆生做寿时，都要吃长寿面，既补身子，又有长命百岁的寓意。

我的一个老同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做长面，共做了四十多年，是奉化长面制作工艺的非遗传人。近日，我去西坞老家探访他，知晓他因年老已将技术传授给了他的侄子，但家里的长面作坊还完整地保留着。每年有兴趣时还会重拾这门手艺，前几天就做了一次。

老同学热情地陪我来到他家老房子的长面作坊，房子面积不大，但设备安放整齐，保养完好。面架和工具摆放得井井有条，充分显示了作坊主人严谨认真、一

丝不拘的手艺人行事风格。

“这是我自己研制的面条挤出机，一次能挤出四根细条。”他指着一台看似简单，但很实用的半机械化机器对我说。听他介绍，在这以前，长面制作全靠手工。从和粉到搓条，先粗条后细条，再到绕面、拉面、晒面，工序多、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高，有不少工艺上的要领他也是经过不断琢磨才掌握的。

原来这一盘盘色如银丝、细似纱线、细腻柔滑、全长2米多的长面制作还有这么多技巧，我不禁频频发问。

老同学见我对手艺感兴趣，也感到高兴。随手在桌板上拿起一小团白覆面的面团对我说，你别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面团，其实里面大有讲究。选的面粉要筋力高、色泽好，和粉时加多少水、放多少盐要根据天气冷暖、晴天阴天而增减（雨天不能做面），盐放多了面条拉不长，放少了面条长而无力容易断裂。老同

学说，他经过多年摸索才掌握了面粉、水和盐的合适配比。还有和粉时要反复揉搓挤压，既可以让水和盐充分、均匀地渗透到面粉中，又能使粉团柔滑松软。

老同学接着介绍说，和粉后过半个小时左右开始搓条，先把粉团放在面板上，用刀切成5厘米左右宽的条子，再用手搓成圆的粗条，一根根接起来后，盘进缸里，每盘铺一层都要涂食用油，然后密封半小时，再拿出来搓细条，搓到直径一厘米左右，再用同样方法铺入缸里。

接下来的工序是在两个小时后的绕面，即在专用凳子上插两根一长一短的竹棒，把细条在两根竹棒之间绕，绕成“8”字形的细条后放入长面柜，柜内每层之间有横条，既防粘连，又能自动拉长面条。

听老同学讲了这些，我才知道这根小小细细的长面条工艺这么复杂，工序这么繁多，他说：精细活还在后头呢。第二天早上，要从长

面柜取出细条放置在面架上，面架高2.5米，可升降，上下各有50个洞，插七八根竹棒拉一把即可将细条拉长50厘米，过几十分钟，再拉第二把、第三把，直到拉到2米多长。“慢工出细活，久久方为功。”这全靠手工技艺。拉长时要一边拉，一边手摸面条，凭手的感觉均匀用力，防止断裂。拉好后再把面架移到室外晒太阳。期间还要注意是否有风，及时调整在室外的干燥时间。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制作长面不仅工序复杂繁多，而且费时间、耗体力。夏天凌晨一二点钟就要起床干活，中午在烈日下收面，也很辛苦。碰到天气突变下雷雨，为了抢救在室外的面条，一家人都要竭尽全力。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我离开老同学家，与他握手时，才注意到他的手掌上长满了粗硬的茧，手背上突起明显的青筋，显得粗糙。就是这双四十多年来辛勤操劳的手，给千家万户送去了美食，我也深为他的匠心和敬业精神所感动。

我的新冠阳记

雷声

新冠病毒肆虐已有三年，我始终谨慎地防范着，所幸一直没有中招。但这次新冠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不久，我已然成了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阳后之经历，此生难忘。

也许是我从办公室回家路上，必经岳林广场核酸检测点的缘故吧。无论政府提出“48小时”还是“72小时”，反正我是看见有空隙，就积极做核酸的。在2022年12月10日至15日之间，基本上隔天核酸，都是阴性。15日晚与友人一起吃晚饭，喝了三五瓶啤酒，19时34分，再次前往岳林广场检测点做核酸，然后散步回家，当晚未见异常。

16日上午10时，吃了饭做了体操，我准备出发去游泳馆游泳时，微信转来区疾控中心信息：您采集的核酸检测混管可疑，请就近速到核酸检测点作单管检测。接到通知后，我不敢怠慢，于10时49分开车到响岭路检测点做单管检测，然后直接去游泳馆游泳。那天心情尚好，体力蛮足，一口气游了一千多米，然后回到家里吃了中饭，饭后回到办公室。有友人过来要喝茶，我说核酸检测混管可疑，请各位避嫌。大家答曰：没事的，每个人总要经历一次阳性的。在谈笑中，我的心是忐忑不安的，始终牵挂着检测结果。一直到晚上8时，我们吃完饭，还没见报告发过来，大家认为应该没事就各自回家了。

我仍是散步到家的，到晚上10时多仍未见报告，就脱衣睡觉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也就是17日上午9时才醒，自我感觉尚好，起床后按常规喝水揉腹掏腿做好早操，但吃早饭时感到浑身寒冷，没有精神，只想躺平睡觉。早餐后就继续上床盖上厚被子睡觉。10时40分，区防办和锦屏街道防办来电告知：单管核酸检测阳性，需居家隔离。至此，我被正式确定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

确诊后我更感寒冷，服了板蓝根冲剂及小柴胡等药物，昏睡到下午1时多起床吃了点米饭，量了体温38.5℃，然后继续睡觉，至下午5时多再量体温已有39℃多了。晚餐后，在服了板蓝根等药物后，又吃了一粒布洛芬。寒冷感越来越重，精神萎靡中，又躺倒睡觉了。此后的时间里，我不断重复着起床方便、喝水、躺下等动作，这一夜就在昏昏沉沉中过去了。

18日上午9时，我在恍惚中起床，强打精神按惯例揉腹掏腿做体操，10时多吃好早餐，在阳台晒了会太阳，当日气温最低零下4℃，北风吹来冷气袭人，身体更加畏寒乏力，不得已又钻入被窝，躺下前测了体温已降至37.2℃，窃喜，体温的下降，增添了我战胜病毒的信心。

水仙花，新年花

虞燕

儿时，外婆家院子里有个石槽，不大，窄窄的长方形，阿姨将它洗净，注入些许清水，先搁鹅卵石若干，再扔几颗蒜头样的东西进去，之后，好像没怎么管了，任其自生自灭。种球上冒出了根须儿，这是我无意间发现的，那么嫩白、整齐、细密，伸向水里，伸进石缝里，而顶部也抽出了浓绿的叶子，越来越长，跟大蒜叶相似，风吹过，胡乱摇摆，不像是要开花的样子，但阿姨说，快了，多给水仙晒晒太阳。

天冷，水仙倒生得愈发繁盛，叶子箭一般一根接一根射向天空，乍一看，似是直接从水里长出来的，循着阳光而去。果然，没过几天，有的绿条顶端鼓出了粒粒青苞，像一个个可爱的小拳头，捏紧的、松散的，各有姿态，略凑近，暗香盈鼻。不巧的是，接下来气温骤降，腊月的寒气逼走了阳光，数天以阴雨为主，可怜刚想一鼓作气绽放的花骨朵，被生生阻抑了勃发的生机，很有可能枯萎或未开先衰，就算勉强开放，也是蔫头耷脑的，恐怕逃不过迅速凋谢的命运。

阿姨果断做了决定，移进屋里。石槽重，且屋里不好摆放，那就移栽，玻璃缸大瓷碗均派上了用场，水仙们暂时告别了集体生活，过上了自己的日子了，三个一伙五个一群体居住于玻璃缸和瓷碗里，窗台、写字台、床头柜上都有了她们的身影。彼时，水仙

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睡眠中时感惊跳式的筋脉酸疼，钻疼从小腹至上而行，一过性的，还可忍受。下午1时起床，因早餐吃得迟，不觉饿，所以中餐随便应付着吃了点。下午5时吃晚饭，排骨萝卜羹飘香，食欲大振，吃了三碗米饭和两碗萝卜羹。除了保证一日三餐外，体温降后就再没吃退烧药了，板蓝根和小柴胡冲剂还是按说明书剂量次数吃的。餐后早早就睡觉了，好在睡眠好，睡了醒、醒了睡，就这样又过了一天。

第三天，也就是19日上午9时30分睡醒起床，又按常规揉腹掏腿做操，突感双手在腹部一揉，整个腹部就出现牵扯般的疼痛，强忍着疼痛草草揉腹完毕，准备站起来做操，感觉整个腰背已酸疼得僵硬了，腰疼加剧，一动就疼，只能强忍疼痛，咬牙做完体操后，疼痛感有所缓解。19日整天就在全身酸痛中度过。

第四天上午也是9时多起床，感觉全身酸疼减轻了许多，痛点突出表现在前列腺边、双腿膝盖处及腰部，疼起来钻心刺骨般的难熬。我深知尽管人的神志已恢复清醒，但侵入人体的狡猾而凶恶的新冠病毒已经向有基础疾病的部位发起进攻了，持续难熬的疼痛在肆意妄为地侵蚀着我的肌体，只有提振信心和不断坚持，才能有效抗击病毒。为此，我坚持忍痛做体操，加大食物摄入，从平时一天吃一个鸡蛋、一个苹果，变成吃两个鸡蛋、两个苹果，猪肉、鱼类大口吃，吃饱喝足就边晒太阳边敲打按摩，果然，疼痛有所缓解。但到了晚上，深入骨髓的钻心般的酸胀疼痛好像又加剧了，痛得惊心动魄。晚饭后，我加大了喝水量，一杯一杯连着喝，不到一小时就要去夜厕所，计划以白开水来冲刷病毒。夜已深，疼痛难熬，于是起床，做好防冻措施，下楼来到县江边，迎着凛冽寒风，来回行走以减轻酸胀疼痛感。

到了第五天也就是21日，上午9时多起床，起床后自我感觉精神比前几天好多了，酸疼感不明显了，中饭后更觉精气神十足，可能是大量的白开水冲跑了病毒，让人爽快了，真是高兴啊。在以后的几天里，身体逐步向好发展，恢复得跟以前差不多了，不幸中的万幸啊。

经过新冠病毒的痛苦后，我感悟有三：一是，没有健康的身体，哪怕给你金山银山也是没用的，所以平时必须加以珍惜。二是，加强锻炼是有用的，这次面对狡猾而凶恶的病毒，虽然精神时有萎靡，但我的食欲和睡眠始终没有变，这是因为平时坚持经常游泳等身体锻炼，铸就了较为强健的体魄，为战胜病毒提供了坚强保障。三是，加强自我保护，防范病毒必须实打实，病毒是无形看不见的，要按规定防范是根本，切不可忽视。

乡下凉亭没有门却也有故事

原杰

石凳有多光滑便有多少双手抚摸过
堆积的炭灰有多厚便映红过多少张脸
粉壁上的文字有多凌乱粗野
拿泥巴或者木炭涂抹的人便有多直率血性

鸟雀转转 蜂蝶逛逛
那块青苔肯定是趁黑摸到了墙角
青蛙跳跃 蚂蚁观望
这条水蛇印还散发着清早约会的气息

牛羊不懂坐
它们的声音传过来
日月不能停
它们的身影斜过来
树木不弯腰
它们的叶子吹过来
雪花不回家
它们在亭前飘呀飘过
了年

春雷前 躲雨妹子的
辫子还散发热气
雁阵后 回娘家女子的
包裹已经变凉



展翅 杨佩韦 摄

鹅卵石上的“爱情”

冯秋玲

我们的小区是个园林式的小区。小区的东面是一条日夜流淌的小河，河里有好多鱼、虾和黄鳝。河边是蜿蜒曲折的鹅卵石步道。小区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样式各异的凉亭，有中式的，也有日式的，其中一个还有回音壁功能。紧挨“回音壁凉亭”的是几个不同水流方向的喷水池，有个喷水池里站着一对石质的童男童女，都捧着一个接露水的石盘子。

小区种有铁树、银杏、桂花、红枫、樱花、梅花、棕榈树、鹅掌树等十几种景观树，还有杨梅、白果、桃子、金桔、香泡、桔子、芭蕉等果树，高高的乔木和矮矮的灌木，苍翠的竹林和平凡的小草共同构成了小区郁郁葱葱的勃勃生机。在小区，可以春捉蝌蚪夏听

蝉，晨醒鸟鸣日有歌。嘻嘻，住在这里真好。

前些天，我和先生在晨练，身边有邻居或在跳扇子舞，或在舞剑，还有打太极拳的，都有音乐相伴。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河边的一些银杏树下起了黄叶雨，好大的“雨”啊！金黄色的黄叶悠悠悠悠地落在大树小树上，落在草坪上，给它们穿上了绿底黄花的新衣。银杏树真是神奇的制衣匠，一下子做了那么多新衣！河边晨练的我们，帽子上、衣服上、扇子上、宝剑上都是黄花，像金扇、像蝴蝶，在摇曳，在旋转，真是金风与笑声共舞，落叶与花扇一色啊！

那年，我们的旧居面临拆迁，我熟悉了旧居环境，不愿拆迁。正在拆迁与反拆迁的胶着时分，同住一个小区的父母执意要去找房，不得已我只能从命。父母一

下子看中了这个小区。于是，八旬老父母经常带着吃的喝的，乘公交车来小区作半日游。他们在小区里东看看西逛逛，或坐在河边的木椅子上，看河水潺潺，吹习习微风，闻醉人的桂香，俨然已成了业主，享受着城市里难得的乡野趣味。每次他们回家都会笑盈盈地告诉我们快乐的旅游和心情。在他们一次次的笑容里，我那颗坚决反对拆迁的心一点点在动摇，直至消弭，最后，我和父母都在小区买下了住房。

那天，我和先生在河边的鹅卵石路上散步，忽然听一位老阿姨说，这鹅卵石上有字。唔，有字？这下子和先生如孩童般的好奇心瞬间爆棚，我们连做饭都忘记了，开始了“探险”之旅。我们从脚下开始，小心翼翼、认真地低头看路。先生聪明，他先

看到了“一生平安”，还有“宁波”，我则找到了“爱情”，还有代表胜利的英文“V”，代表吉祥美好的莲花图案，后来，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人名，“徐伟仲”。这徐伟仲是谁啊？是做这鹅卵石步道的工匠？还是他的父母？爱人？孩子？朋友？或是他牵挂的人，他的心上人？他现在在哪里？他过得好吗？他还记得，或者知道小区步行道的这个名字吗？鹅卵石步道完成已经十几年了，当年的工匠也已星散，我真心地祝福、祝愿“徐伟仲”在宁波这个美丽的城市找到美好的爱情，也祝福、祝愿“徐伟仲”们一生平安，幸福永远，就像镶嵌在小路里的鹅卵石，长长久久。

我爱我的小区，小区里不仅有美丽的景观，还有鹅卵石上的“爱情”，让每一个看到的人心里都会有种柔柔的情愫——浪漫、温暖。若有所思，心有期待。